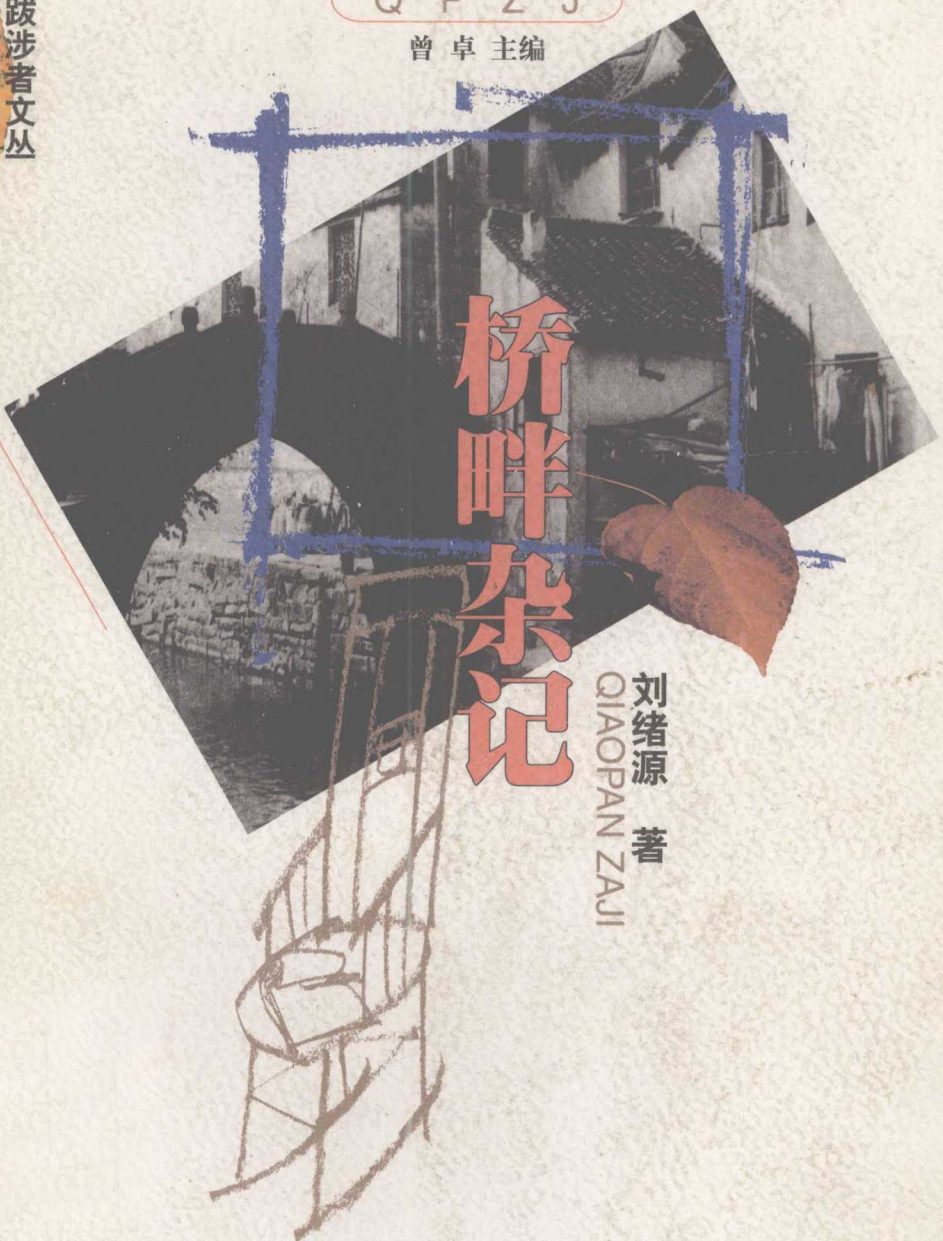


跋涉者文丛

Q P Z J

曾卓主编



桥畔杂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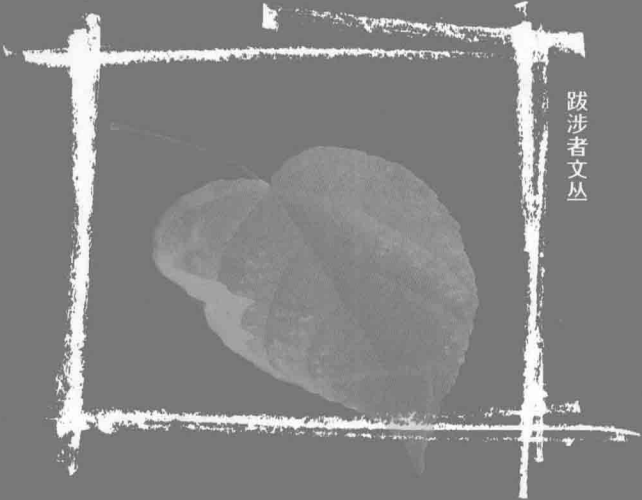
刘绪源 著
QIAOPAN ZAJI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Q P Z J

曾卓主编

跋涉者文丛



桥畔杂记

刘绪源 著

QIAOPAN ZAJI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桥畔杂记/刘绪源著. -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10(跋涉者文丛/曾卓主编)ISBN7-5430-1992

I. 桥… II. 刘…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517 号

书 名:跋涉者文丛·桥畔杂记

著 作 责 任:刘绪源

责 任 编 辑:李杏华 邹德清

封 面 设 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 编:430014

电 话:(027)82842176 82839623

印 刷:文字六〇三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0.5 字 数:250 千字 插 页:5

版 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7-5430-1992-2/1·290

定 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 序

曾 卓

这套文丛定名为“跋涉者”，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也在文艺的领域里跋涉。

想到了鲁迅先生的诗篇《过客》。那位没有名姓的过客，从他有记忆的时候起，就在走着。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他的脚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他只得喝些水来补充血。而且，他已如此劳顿。他渴望休息，但是，他不能。他只得走。因为有声音在前面催促他，呼唤他……

也想到了法国艺术大师罗丹创作的铜像《行走的人》。那铜像没有头也没有双臂。罗丹强调的是那行走的人健壮的腿和正在向前行进的豪迈的步伐。一如画家熊秉明所说：“这一铜像把‘走路’提升到象征人生的层次去，提升到‘天行健’的哲学层次去。”

那位“过客”在极为劳顿的情况下，以受伤的流血脚在向前走着。那位“行走的人”以健壮的腿迈开大步在向前走

着。两者都是象征。两者以不同的形象互为补充,都有其丰富的内涵。两者对我们都是一种激励。而鲁迅先生的“过客”于我们更亲切一些,更为触动我们的心。因为在艰难的旅途中,在渺茫的希望中,仍不停止自己的脚步,才更能显示人的力量、人的意志,因为,人生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有时迈开大步在路上行进,有时也不得不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跛行。我们也受过伤,流过血,而依然没有停止脚步。因为,前面也在催促我们,呼唤我们……

这套文丛的作者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也在文艺的领域里跋涉。文艺领域中的跋涉也正是人生道路上跋涉的另一种形式的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抒发了对生活的爱憎和追求,也表现了对文艺的感受和体会,风格各异,而同有真诚的心。彼此呼应,也是对前面呼唤的声音的回答。我们希望,对于也是在人生道路上跋涉的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慰藉和启迪,与我们共同前行。

序： 文人刘绪源

董宏猷

为绪源的书作序，我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十分的高兴。早在八十年代，就常在《文汇月刊》上看到绪源的文章，儒雅飘逸，却又尖锐泼辣，尤其是那些论战的文章，痛快淋漓，却又风度翩翩，如锋利无比却又可化为绕指柔之宝剑。便暗自揣度，这个刘绪源，是怎样一个文坛侠士。不久，又看到绪源的许多书话，谈淘书，谈藏书，引经据典，辑古论今，大有晚明小品和知堂书话之遗风，便感到了气味相投，“侠士”似乎又变成了冲淡平实的“书生”。不久，竟在《儿童文学选刊》上看到他的文章，既惊异，又亲切，因为我的“主打”，就是儿童文学。于是“书生”又变成了幽默率真的“大孩子”。绪源与曾卓先生早有来往，经曾卓先生的介绍，便与绪源有了联系。其时上海的《文汇月刊》已停刊，绪源转而在《文汇报》的副刊上主持生活随笔版块，遂来信约稿，并将每周的报纸按时寄来。这一寄就是一两年，周周不断，一直到他又转至《文汇读书周报》当编辑时，方才打住。说来惭愧，我的笔懒，欠了绪源许多的稿债，其实，绪源主持的版面上，名家荟萃，美文云集，是缺不了我的稿子的。但绪源仍然认真地寄报不辍，信义如初，令我十分

感佩。如此神交已久,及至上海一见,才知绪源果然是一谦和儒雅的谦谦君子,清清秀秀,如萧萧修竹,脸上常带有沉静平和的笑意,眼睛却格外地有神。所有灵慧、睿智与锋芒锐利以及孩子般的童真,洞悉世故的幽默,全都内敛于大大的镜片后面的眼神之中。但他文秀却不矜持,该笑时常常开怀大笑,幽默时也常常自己一边讲一边就先笑起来,那笑声十分的本色。在与人打交道尤其是与“外地人”打交道十分讲究分寸、讲究彬彬有礼、讲究保持微妙距离的上海,这样的侠义与率真,便让我感到了真诚与亲切。

是的,与绪源打交道是用不着正襟危坐、用了心去“保持车距”的。在绪源的小木桥畔精巧的书斋里,你可尽管地放松了自己,随意地喝着茶或者咖啡,轻松地闲聊。或谈文学,或谈艺术,或谈藏书,或谈佛经,绪源常常孩子般地笑着,谈得兴起,他会走到书橱前,随手拿出他收藏的清版的线装书,或者一本印谱,或者一本画册,或者是他喜爱的书籍,热情地向你推荐。在绪源的身上,有一种江南才子、文人名士的风范,他的兴趣爱好是十分广泛的,他喜欢把自己感兴趣的東西,“诸如中国画、书法、篆刻、美术理论、古物鉴赏、交响乐、京昆剧,乃至近现代史、纳粹德国史、甲骨史、藏书史,还有中外哲学、佛教理论、新旧约圣经,甚至还有数学、英语、翻译学、政治学,以及关于流氓史、特务史和政客的研究……等等,全都堆到自己的眼前。”对于这样的广泛兴趣爱好,绪源称之为“趣味主义”。在拜读绪源这本集子的时候,我对绪源对“趣味主义”的研究发生了兴趣。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中,绪源发现,像梁启超、鲁迅、周作人、俞平伯、钱钟书等大学问家,都是“通才”。他们做学问从来不拘泥于某一个狭小的

领域,而是视野宽广,兴趣广泛,他们做学问,不是从“功利”出发,而是从“兴趣”出发。绪源认为,“‘功利的写作’所注重的,是外在的效果,即外在的需要”。“这种写作是较能引出实际的成果的,但反过来,它也能限制你进一步获得成果。”“所以,‘功利的写作’往往能使人‘尽责’或‘尽职’,却很难使人‘尽才’”。那么“趣味的写作”呢?绪源认为,“‘趣味的写作’所注重的是作者自己内心的释放,是自己的兴味和意趣。他不必照顾太多的外在的命令,而只顾顺从自己内心的命令”。“比如钱钟书,他决不甘于一辈子只做一门学问的专家,他是真正的才情横溢者”。“所以,只有‘趣味的写作’,才可能是真正使人‘尽才’的”,他们“其实是从趣味出发,而做着十分有用的工作”。于是,绪源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小秘密”。例如,从刚刚出版的浩浩然十大卷本《俞平伯全集》中,绪源就看出了俞平伯青年时期所编的作品集与现在编集方式上的不同:

在新文学初起的那些年里,作家编集大多很杂。这与刚刚突破了旧文学的束缚有关,那种狂喜的自由的心态,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来。最爱表现自己的作家们在编自己的个人集时,当然不会瞻前顾后,于是就显得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给人以一种特别的美感。

到什么时候,这一现象绝迹了呢?我以为是在1949年以后。到这时,知识分子的尾巴夹紧了,大家都自觉地、老实地改造自己了;几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组织或单位,并且都以自己的某一个方面(即一技之长,而不再是随心所欲地)为社会服务,并领取报酬了——俞平伯成了“红学家”或古典文学

研究者,沈从文成了博物馆工作人员,周作人成了专职翻译家,废名、李广田、施蛰存等专做大学教授,苏青成了越剧团编剧,张爱玲如果不走则大概是电影厂编剧……杂七杂八的集子不再有了,没有人会那么放肆,都知道按规矩办事了。

同一个作家不同时期作品集的对比,竟让绪源看出这么多的学问来,看出这么多的历史来,这就是绪源读书用心及过人之处。可以想象绪源发现中国文化的这个“小秘密”以后,心潮如何翻腾而不能平静,他的思绪如出峡之大江,一泻千里。他发现在那三十多年的规规矩矩的日子里,整个文化界缺少的,就是“文人”:

是那些洒脱地游走在各种学问之间的、素养深厚而心态自由的文化人,没有他们各具个性而又总能启人深想的声音,没有他们种种有益复有趣的看似随意的发挥,没有他们从悠长的文化之水中吸取营养并对今日社会人生的即时感应,整个文化生活竟真的变得干枯起来了。

绪源所说的“文人”,当然不是通俗小说中的那些吟花弄月、偎红拥翠的轻浮“才子”,而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即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是“专家以上的文人”。例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等,例如新时期以来,最有魅力、且魅力最为长久的一批作家:俞平伯、沈从文、钱钟书、聂绀弩、孙犁、汪曾祺、黄苗子、黄永玉、流沙河、曾卓……“在本性上,他们恐怕不是单纯的作家,而更应称之为文人”。

绪源关于“文人”的发现及独到的见解,在这本集子中多有论述。而我则从绪源的论述中,发现了另外一个文人,那就

是绪源自己。绪源“在本性上”恐怕也不是单纯的作家、理论家和编辑,而是素养深厚、性情自由、洒脱地游走于各种学问之间的文人。他的“文人发现”与“文人理论”,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绪源是素养深厚的理论家,他的《解读周作人》、《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等著作,便是厚重的理论专著。绪源的视野宽广、兴趣广泛,我在本文开头已经提及。绪源的文人性情,也具体地体现在这本集子的编排上。乍一看来,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很杂,有醇香醉人的书人书话,有尖锐泼辣的文艺随笔,有正规典范的理论评论,有咬文嚼字的文字考证;有谈画册的,有谈印谱的,有谈电影的,有谈书法的……但是,却“形散而神不散”,这种“神”,就是不为功利而写作的自由洒脱的“文人精神”。这种“文人精神”,实际上也就是“人文精神”。这本自选集,便是绪源文人精神亦即人文精神的写照,也是他近年来洒脱地游走于各种学问之间的轨迹汇展。是绪源对当代文人及文人精神的呼唤,也是绪源自己的人文实践。

我想,这是绪源这本自选集中最闪光、最宝贵的东西。在这样一个喧嚣、浮躁、庸常、物质化和金属化的世纪末,在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这样的呼唤和实践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便显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这些年来,在和绪源的交往中,我是受益匪浅的。绪源不但有文人之才情,更有文人之风骨,文人之品格。绪源待人之厚道,总在默默无言之中。我爱书,爱藏书,且一向喜欢黄裳先生的书话,曾留心收集先生的集子。1993年,我在报上看见一则先生《清代版刻一隅》之书讯,写信托绪源代购,他却请黄裳先生送了我一本,并请先生在书上题跋,成为珍贵的珍藏本。去年,绪源编完《黄裳文集》,又将他自己收集的黄裳先生

的许多单行本送给我,使我惊喜莫名。受惠于绪源这种醇厚的朋友之情、默默的侠义之风的,并不止我一人。据我所知,绪源就曾帮周翼南兄在上海购买过许多又大又厚又重的画册,哼哧哼哧地扛回家,又哼哧哼哧地包装、邮寄到武汉。因此,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暖冬里,一边欣赏绪源的美文,一边回想这些往事,心中便有春气勃发。这篇序言,当是这漾漾春气中萌芽的春草吧?那么,就让它绿在上海的小木桥畔,并表达我对绪源兄、对这样的情怀和侠义的一瓣心香。

董宏猷

1999年2月1日于白壁斋

总 序	曾卓(1)
序:文人刘绪源	董宏猷(1)
人何以成为病人	(1)
印卖遗著之风	(6)
阿 Q 的错误	(9)
闻过则	(12)
请饶了批评家	(15)
排 名	(18)
“消 肿”	(19)
论 题	(20)
二目之视	(21)
正义与正确	(25)
闲话“官话”	(29)
漫说“统发稿”	(32)

老 化	(35)
附:记者见闻	
“关依啥体”与国际舆论	(39)
杰姆逊在中国	(42)
附:寻求自身的突破	
教育与多元思维	(52)
附:教育失误之要害	
再谈教育与多元思维	(56)
关于“片追”	(58)
中国孩子读什么书	(61)
《隐秘的快乐》后记	(66)
 乐则大笑	 (69)
爱情的事业	(72)

确有不为稻粱谋者	(74)
第三种追求	(77)
趣味主义	(80)
门外印谈	(99)
董其昌学米芾	(102)
亦孚的藏画	(104)
夏日闲话	(107)
昆虫的故事	(110)
艺境妙无穷	(113)
《老式喜剧》不是喜剧	(115)
中国文化的一个小秘密	(118)
且待新来客扣门	(124)
一饮双泪流	(128)
关于《马桥词典》	(135)

审美与理性	(139)
“莫”字有例外	(141)
非虚构的文学	(143)
论幽默	(145)
关于“神秘感”的思考	(149)
《锦衣夜行》读解	(154)
《黄鹤》读后	(159)
《日子》读后	(162)
批评家的散文作品	(164)
理论的长河	(168)
从哲学逻辑看现实主义	(171)
“美育”非即“审美”论	(180)
一本填补空白的书	(187)
老北大的魅力	(190)

读《传统的误读》	(194)
能否见林又见树	(197)
对现代学术的同情之理解	(201)
两封信	(206)
一、审美也能将人提高	
二、探讨一种思维方式	
秦文君的《十六岁少女》	(216)
初识彭学军	(226)
《你和你的青苹果》跋	(230)
梦一般的记忆	(232)
知堂的回忆文	(237)
知堂论翻译	(242)
知堂的“牛山体”诗	(246)
知堂的杂著	(257)
知堂的小品	(275)

知堂的书话 (290)

小 跋 (320)